

历史地理



第二十七辑

中国地理学
会历史地理
专业委员会
《历史地理》
编辑委员会·编

历史地理

第二十七辑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

《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地理. 第27辑/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 978 - 7 - 208 - 11411 - 1

I. ①历… II. ①中… III. ①历史地理—中国—文集
IV. ①K928.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5269号

封面题字 顾廷龙

责任编辑 顾兆敏 龚养耿

封面装帧 甘晓培

历史地理

第二十七辑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 编
编辑部地址: 上海邯郸路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5.5 字数 575,000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1411 - 1/K · 1983

定价 65.00元

目 录

西汉河南地归属新考

- 兼论河南地之政区调整..... 梁万斌(1)
- 南朝政区研究五题..... 徐 成(12)
- 唐前期陇右节度使属州整合过程研究..... 李新贵(22)
- 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大规模裁撤州县现象..... 陈晓珊(36)
- 元代安抚司的演化..... 陆 韧(52)
- “汉”、“土”之分:明代云南的卫所土军——以大理诸卫为中心..... 刘灵坪(70)
-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陕西布政司献疑
- 兼及《明史·地理志》陕西部分疑误补正..... 李大海(83)
- 清朝时期蒙古阿拉善和硕特部的社会行政组织..... 齐 光(96)

-
- 浦阳江下游河道改道新考..... 朱海滨(106)
- 中国南北对峙时期的白龙江道研究..... 李 硕 蒋爱花(123)
- 元明时期吴江运河以东的河网与地貌..... 王建革(131)

-
- 闽人主体当由闽越土著与江淮两浙赣人所构成..... 林汀水(145)
- 论二元地理格局中的淮夷族群..... 朱继平(151)
- 复杂多样的清代“人丁”
- 以浙江为例的研究..... 薛理禹(160)
- 中国人口史研究的几个关键性问题与前瞻
- 兼评何炳棣的中国人口研究..... 侯杨方(172)

-
- 论历史时期冬小麦种植空间扩展的地理基础与社会环境..... 韩茂莉(178)
- 马铃薯引种山西及相关社会经济影响..... 张青瑶(214)
- 开埠早期汉口与上海的贸易关系(1864—1899)..... 张珊珊(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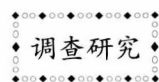
-
- 上海开埠初期英租界洋行分布及景观复原初探..... 罗 婧(239)
- 近代上海城市鲁班庙分布及功能研究..... 陈云霞(261)

《肩水金关汉简(壹)》所见淮阳简·····	黄浩波(276)
《隋书·西域传》与隋裴矩《西域图记》关系考论·····	杨晓春(279)
《元和郡县图志》之时间断限、书名及卷次诸问题考辨·····	周 雯(284)
元《河南志》巩县城池图复原研究·····	侯卫东(292)
《钦定皇輿西域图志》阿斯腾阿喇图什和玉斯屯阿喇图什考 ·····	陈海龙 吾斯曼江·亚库甫(301)
《天津城厢形势全图》与近代早期的天津地图·····	钟 舫(312)



学术演讲

六朝政区研究刍议·····	胡阿祥(322)
蒙古帝国分封制的原型与元王朝的国家构建·····	姚大力(337)



调查研究

历史时期彭阳县城址的变迁·····	张多勇(346)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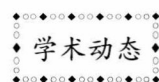
书评

环境史视野与社会经济史研究 ——评“ <i>Fishing War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i> ”·····	潘 威(367)
---	----------



译稿

中国江南三角洲地貌的形成····· [日]海津正伦著 邹怡译	(374)
--------------------------------	-------



学术动态

华北历史地理与中国社会变迁 ——2012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毛 曦 靳润成(387)
--	--------------



补白

由上海博物馆藏竹书《景公疟》补释陆梁地问题·····	辛德勇(395)
元代的录事司与路府州司县序列·····	傅林祥(396)
《山西省历史地图集》校正二则·····	祁剑青(398)

Contents

Which Regime Oversaw “Henan Di”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Liang Wanbin(1)
Five Topics in the Study of the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Xu Cheng(12)
The Combination Process of the Prefectures Overseen by Longyou Jiedushi in Early Tang Dynasty	Li Xingui(22)
The Large Scale Abolishment of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during Wang Anshi’s Reform Period	Chen Xiaoshan(36)
The Evolution of Anfusi in the Yuan Dynasty	Lu Ren(52)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an People and Aborigines in the Army of Yunnan under Weisuo System in the Ming Dynasty Based on a Study of Dali Area	Liu Lingping(70)
An Inquiry of Shaanxi Buzhengsi in <i>History of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of China in the Ming Dynasty</i>	Li Dahai(83)
The Social and Administrative System of A-La-Shan Khoshud Tribe in the Qing Dynasty	Qi Guang(96)
A New Look at the Change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Puyang River	Zhu Haibin(106)
A Study of the Traffic on the Bailong River during the North-South Confronta- tion Periods	Li Shuo Jiang Aihua(123)
The River Network and Landscape on the East Bank of the Wujiang Canal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Wang Jiange(131)
The Majority of the Min People Should Be Composed of the Aborigines and the Gan People from Jianghuai Area and Zhejiang Province	Lin Tingshui(145)
The Ethnicity of Huai People in Western Zhou Dynasty	Zhu Jiping(151)
The Intricate Concept of “Ren-ding” in the Qing Dynasty: Taking Zhejiang for Instance	Xue Liyu(160)
Some Key Issues in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China and Its Trend: With a Review of Ping-ti Ho’s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Hou Yangfang(172)
The Geographical Basis and Social Condition of the Expansion of Winter Wheat	

Growing Area in Historical Period	Han Maoli(178)
The Introduction of Potato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Social Economy in Shanxi Province	Zhang Qingyao(214)
The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Hankou and Shanghai from 1864 to 1899	Zhang Shanshan(226)
A Study on the Foreign Hongs and Landscape in the British Settlement of Shanghai after Its Opening to Foreign Trade	Luo Jing(239)
The Distribution and Function of Luban Temples in Modern Shanghai City	Chen Yunxia(261)
Huaiyang in the <i>Bamboo Slips of Golden Pass of Jianshui in the Han Dynasty</i>	Huang Haobo(276)
The Relation between <i>Records of the Western Region</i> in <i>History of the Sui Dynasty</i> and <i>Map of the Western Region</i> Authored by Pei Ju in the Sui Dynasty	Yan Xiaochun(279)
On the Writing Time, Title and Number of Volumes of <i>Yuan He Jun Xian Tu Zhi</i>	Zhou Wen(284)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Plan of Gong County Based on a Study of Maps in Gazetteer of Henan Province in the Yuan Dynasty	Hou Weidong(292)
A Discussion of Astin-artush and Ustun-artush Drawn on Imperial <i>Maps and Records of The Western Regions</i>	Chen Hailong Wu Si Man Jiang Ya Ku Pu(301)
<i>Tientsin Cheng-Xing-shi Quan-tu</i> and Early Modern Maps of Tianjin	Zhong Chong(312)
Speeches	
Some Issues in the Study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gions in the Six Dynasties	Hu Axiang(322)
The Appanage System of the Mongol Empire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Yuan Dynasty	Yao Dali(337)
Field Work	
On the Change of the Sites of Pengyang County in History	Zhang Duoyong(346)
Book Review	
The Stud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 Review of <i>Fishing War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Late</i>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Pan Wei(367)

Translations

The Form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 Jiangnan Area of China

..... Authored by Umitsu Masatomo, Translated by Zou Yi(374)

Academic Trend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 North China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A Report of
the 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 Mao Xi Jin Runcheng(387)

西汉河南地归属新考

——兼论河南地之政区调整

梁万斌

按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之《西汉并州、朔方刺史部图》所示,西汉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以后,只是取得了河南地的大部分,仍有一部分,即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乌海市全部和杭锦旗以南、乌审旗以西,宁夏盐池长城以北、陶乐黄河以东,陕西定边大部、吴旗西部系汉与匈奴的两属之地。^①

1987年,史念海先生在《新秦中考》一文中对《中国历史地图集》关于此一问题的表述提出了质疑。史先生认为:“河南地的范围是北起阴山之下的黄河以南,南至朝那、肤施之间的秦昭襄王所修筑的长城,东西两侧都达到了黄河。”而河南地则大体相当于新秦中,并认为,“元朔二年后新秦中皆在汉朝版图之内,与匈奴无涉。”^②

那么,元朔二年以后河南地的今内蒙古鄂托克旗等地的归属究竟应以何者为是?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区归属的问题,也涉及元朔二年以后河南地的政区调整,西河郡、上郡的西界所至,鄂尔多斯地区汉代边塞的具体走向等这些问题。但是无疑,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或者说前提则是必须要先弄清楚河南地在元朔二年以后的归属。

《中国历史地图集》及史念海先生的《新秦中考》出版发表以后,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陆续发现了许多汉墓和汉代古城遗址,这为

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新材料。因此,在分析相关史实的基础上,利用这些新的考古发掘资料,有必要对此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一、河南地的归属

河南地紧邻关中的北部,其外围不仅有大河环绕,而且西有贺兰山、桌子山,北有阴山,是关中的重要屏障,对于建都关中的王朝而言,河南地战略地位之重要自然是不言而喻。为此,秦始皇在破灭关东六国以后就“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③西汉建立后,复都关中。但是,由于秦末的大乱和接踵而来的楚汉相争,致使“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④到匈奴冒顿时,更“西击

① 参见本文附图1“《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示西汉河南地之两属地区”,该图取自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西汉·东汉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17—18页。

② 史念海:《新秦中考》,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期,第119—160页。

③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885页。

④ 同上书,第2887—288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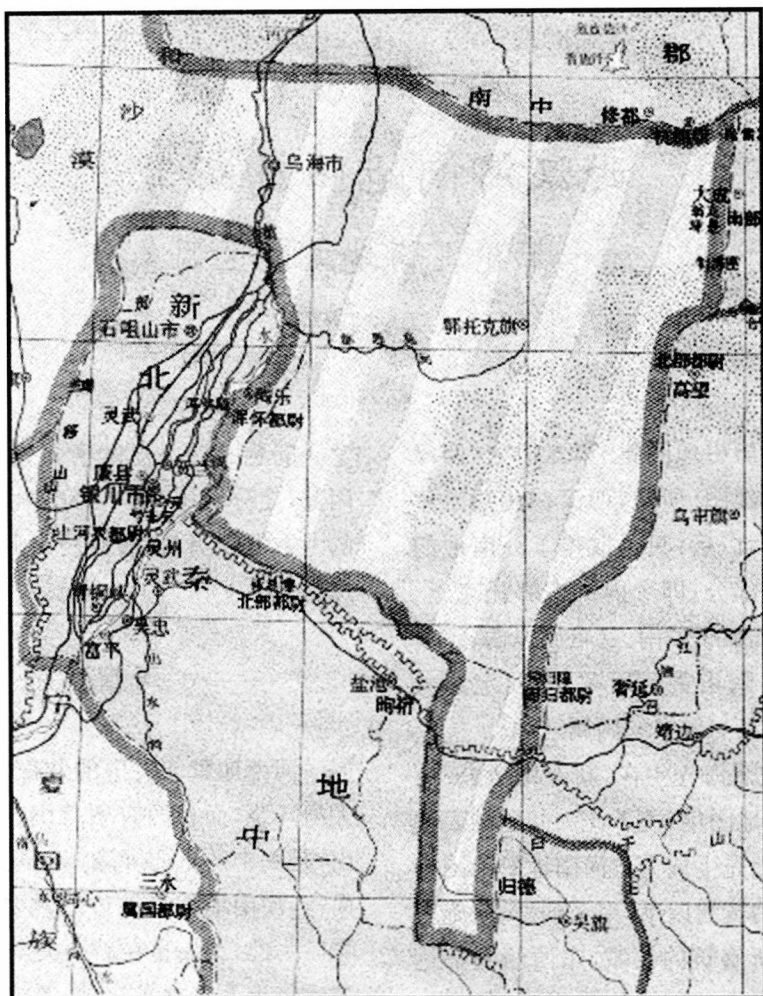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示西汉河南地之两属地区

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①河南地复为匈奴所夺，这就对西汉帝国的京师长安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出使匈奴回来的娄敬曾不无忧虑地说：“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夕可以至。”^②事实上，在文帝十四年，匈奴十四万骑就“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印，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骑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为此，西汉不得不以重兵“军长安旁以备胡寇”。^③

汉武帝为抵制帝国的外患匈奴，不惜“东

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隔婼羌，裂匈奴之右肩”，^④甚至在匈奴远遁漠北后，“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⑤在这种

- ①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890页。
- ② 《汉书》卷四三《娄敬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123页。
- ③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61页。
- ④ 《汉书》卷七三《韦贤传》，第3125页。
- ⑤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76页。

情况下,直接关系京师安危的河南地却未曾完全纳入汉朝版图之内,仍有一部分是与匈奴的两属之地,这是令人极为费解的事。

另外,河南地的西部,不仅有黄河天堑,而且有南北向的贺兰山和桌子山为其天然屏障,继续向北则可与阴山相接。秦帝国在取得河南地后,就利用河南地的山河形胜,“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①可见,为固守这一地区,势必要充分利用此地的自然险阻,尤其是黄河天堑。但是,假如如《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示今内蒙古乌海市、鄂托克旗等地系汉与匈奴的两属之地,那么汉帝国就无法利用河南地西部的大河以为屏障,这无疑是自毁长城,等于自动打开一个缺口让匈奴进入河南地,而且也使这一地区的边塞无形中增加了数倍而更难防守。^②如此不合情理的做法,很难想象会出现在文武名臣极一时之盛的汉武帝时代。

复次,根据《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的记载,西河郡有3个都尉,人口698 836;上郡至少有2个都尉,人口606 658;而北地郡则只有2个都尉,人口210 688。^③如果说今鄂托克旗等地是汉与匈奴的两属之地,那么,以北地郡不到西河郡和上郡1/6的人口,如何防守边防线反而是西河郡和上郡边防线的和至少2倍多的边塞?^④

再者,据《史记》卷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

令车骑将军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数十万,走白羊、楼烦王。^⑤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亦载:

其明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

固。……是岁,元朔二年也。^⑥

可见,按史籍的记载,在元朔二年,卫青将军扫荡了自云中郡至陇西郡的整个河南地,并逐走了驻牧于此的匈奴白羊、楼烦王,完全取得了河南地,否则如何做得到“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

因此,基于以上的分析,我认为今内蒙古乌海市、鄂托克旗等地并非是汉与匈奴的两属之地,西汉在元朔二年的河南之战以后已完全取得了河南地,而且正如史籍所载“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构筑了这一带防范匈奴的边塞。事实上,这也可作为1980年代末期以来这一地区的考古发掘所证实,下面我们就以这些新发现的材料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如前所说,按照《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示,今内蒙古乌海市、鄂托克旗等地在元朔二年以后依旧未曾纳入汉朝版图。但是,正是在这些地方及其周围地区,不仅相继发现了数处规模较大的汉代古城及墓葬遗址,而且这些墓葬的时间从西汉中期一直持续到了东汉初期;而与之相反的则是,在整个内蒙古地区的匈奴墓葬则大部分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迄今为止在上述《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示的汉与匈奴的两属之地,其实包括整个河南地却未曾发现西汉中期的任何匈奴墓葬。下面我们就对这些墓葬及汉城的情况作一分析,其中

①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3页。

② 请参本文附图1“《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示西汉河南地之两属地区”。

③ 《汉书》,第1616—1618页。另外,《汉书·地理志》所记西河、上郡、北地三郡之人口等数据虽以平帝元始二年为断,但对此问题的分析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亦不为无据。

④ 请参本文附图1“《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示西汉河南地之两属地区”。

⑤ 《史记》,第2923页。

⑥ 《汉书》,第3766—3767页。

最能证明自西汉中期以来,这些地方完全属于汉朝管辖的有以下几处:

首先是三段地墓葬。三段地汉代墓位于伊克昭盟鄂托克前旗三段地乡西南 1.5 公里,南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接壤。1988 年文物普查时发现,伊盟文物工作站会同鄂托克前旗文管所对其中的 28 座墓葬,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①“三段地汉墓虽然未出土有确切纪年的遗物,但墓中出土的随葬品,无论是器物组合还是形态,多数都具有中原及周邻地区大量发现的西汉中晚期到东汉初期墓葬的基本特征,所发现的钱币也都为西汉武帝、宣帝及新莽时期。因此,三段地汉墓的年代,大体应属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②

其次是凤凰山墓葬。墓地坐落在鄂尔多斯高原西部毛乌素沙漠北端、鄂托克旗巴彦淖尔乡境内凤凰山的阳坡上,西南距鄂托克旗政府所在地乌兰镇约 40 公里。1987 年在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共清理墓葬 13 座。^③“从墓葬形制、随葬器物及壁画风格分析,并与邻近地区同时代墓葬相比较,可知凤凰山墓地墓葬体现出了较为典型的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的时代特征”。^④

还有新地汉代古城与墓葬。乌海市新地古汉城遗址,位于市区北约 11 公里处,西距现今黄河东岸约 1 公里,东距包兰铁路约 150 米、距东柴泰山约 9 公里,兼当内蒙古西部入宁夏的大道。古城原有城墙的部分区段,仍依稀可见,并有夯土层痕迹。在城内西南角采集到很多的秦“半两”钱、汉“五铢”钱。城西北角还发现了大量的残破陶器以及制陶遗迹等。在城墙和护城河边,还采集到一些三棱铜镞(箭头)的标本。^⑤据调查,古城四周尽为汉代墓葬。1988 年发现墓葬,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乌海市文物工作站有选择地发掘清理了其中的 12 座。^⑥依据墓葬形制的

变化、随葬品的组合及其变化,以及获得的墓葬间的打破、叠压关系等,可将 12 座墓葬分为三期。第一期的时代当在西汉中期,即武帝至宣帝时期。第二期墓葬的年代应当在西汉晚期,即宣帝至新莽以前。第三期与附近地区比较,同类随葬品常伴出“货泉”、“大泉五十”钱币,因此,这一期墓葬的时代应在王莽至东汉初期。^⑦

依据以上所述三段地、凤凰山和新地的汉代墓葬和古城遗址,结合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其他汉代墓葬,包括匈奴墓葬的发掘情况可得如下的认识:

首先,在空间上,这些“从墓葬形制到随葬品都存在许多相似的特征”^⑧的汉代古城和墓葬遗址基本覆盖了河南地。^⑨尤其是三段地、凤凰山、新地汉墓汉城以及鄂托克旗西部汉墓遗址正在《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示之两属之地。^⑩

① 魏坚:《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第 138 页。

② 同上书,第 157 页。

③ 同上书,第 161 页。

④ 同上书,第 173 页。

⑤ 程永魁:《乌海市古汉城遗址》,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乌海市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1987 年,第 175—176 页。

⑥ 魏坚:《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第 179 页。

⑦ 同上书,第 194—195 页。

⑧ 同上书(该书的第一部分是对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所发掘的墓葬材料的介绍;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对各区墓葬分期和文化特征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总结),第 345 页。

⑨ 详见魏坚所绘之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汉代墓葬、古城分布示意图,载魏坚《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第 8、136、199 页。

⑩ 鄂托克旗西部汉墓位于伊克昭盟鄂托克旗西部黄河东岸,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市正东约 25 公里处发现散布的古墓三百余座。考古发掘人员根据墓葬情况,初步认定为汉代墓葬。详细情况请参汪宇平:《伊盟鄂托克旗西部发现汉墓三百座》,载《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第 8 期,第 8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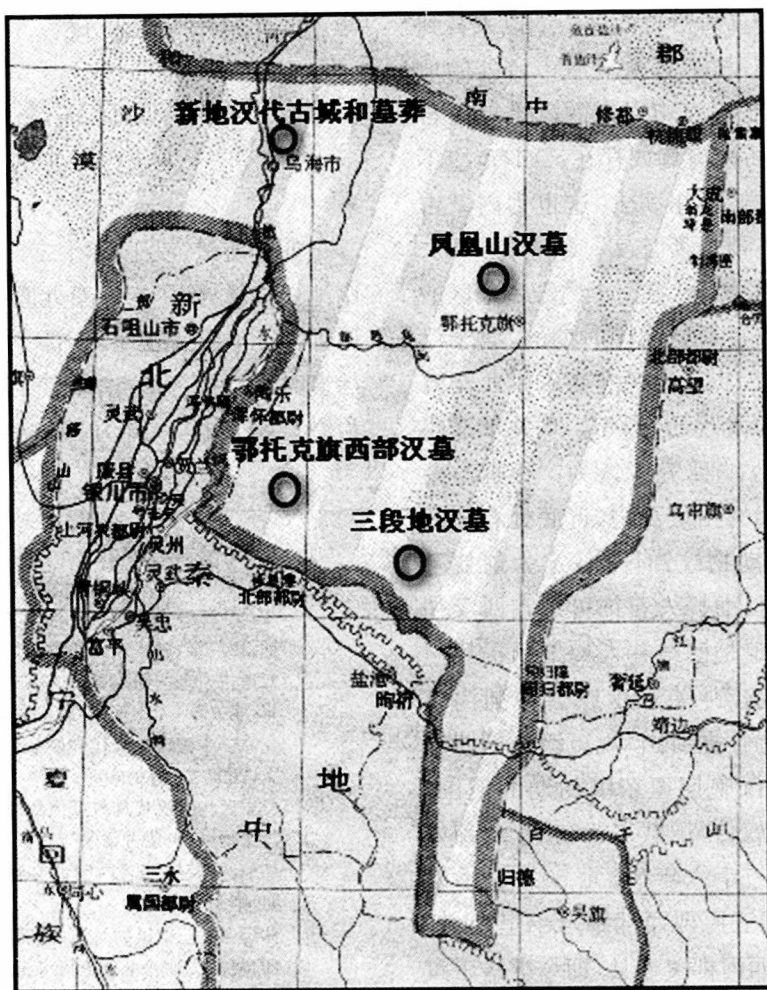


图2 河南地部分汉代古城、墓葬遗址分布示意图

其次,在时间上,这些墓葬自西汉中期一直延续到东汉。这种时间上的持续性在三段地汉墓、新地等汉墓均有体现,尤其是新地汉墓,例如,新地汉墓的第二期,“就墓葬形制而言,继续流行单人葬和土洞墓,则应是前一期文化的延续。”新地汉墓的第三期,“从随葬品而言,BⅡ式灶是在二期BⅠ式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AⅡ式盘口壶也是在前期AⅠ式盘口壶的基础上发展而成;CⅢ式、GⅢ式高领罐等都可第一、二期找到源头。”^①

第三,乌海市新地古汉城遗址,位于市区北约11公里处,西距现今黄河东岸约1公

里;在城内西南角采集到很多的秦“半两”钱;考古人员认为,早在汉代之前,这里就有过城市(或城镇式的军事营垒);^②新地汉墓第一期的早段,体现了较多秦文化的特征。^③应该说这些都印证了史籍“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的记载。

第四,从《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示来看,这些两属之地就像是一个瓮,而乌海市恰好位于这个瓮的口。因此,既然新地汉代古城和

①③ 魏坚:《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第195页。

② 程永魁:《乌海市古汉城遗址》,第175—177页。

墓葬遗址证明今乌海市自西汉中期以来直到东汉初一直都属汉,那么从乌海市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可推断,乌海市以东的其余地区自然也应属汉,不可能有匈奴存在。如有,岂不真成了“瓮中之鳖”。事实上,这也为内蒙古地区的匈奴考古研究所证实。根据田广金、郭素新、蒋璐等的统计,在整个内蒙古地区的匈奴墓葬大部分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属于汉代的匈奴墓仅为1980年在准格尔旗西沟畔和东胜县补洞沟发现的匈奴墓。^①关于准格尔旗西沟畔墓地,^②研究者认为:“根据与蒙古的汉代匈奴墓的相似器物(近底处有孔的罐饰波纹的瓮、动物纹饰件等)定为匈奴墓的,由中原式的长袖舞人石饰可定在西汉初期,因此可以判定是已经并入匈奴的楼烦白羊王部族的遗存。”^③关于东胜县补洞沟墓地,^④研究者认为:“据所出‘规矩镜’(即博局镜)可知应属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的范围,《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东汉初南、北匈奴分立之事,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汉助南匈奴单于建庭于五原郡西部塞八十里处,迁居云中,又入居西河郡美稷县,即今准格尔旗一带。所以补洞沟墓地应是东汉初年南匈奴单于庭附近的嫡系部族所遗。”^⑤而更为关键的是,“西汉中期的匈奴墓,目前内蒙古地区尚未发现,多集中于漠北,”考古研究者把这一情况归结为“可能与武帝用兵匈奴有关”。^⑥这就进一步证明,在元朔二年以后,河南地已完全归汉,不可能在河南地存在汉与匈奴两属的地区。

综合分析,对于汉代河南地的归属这一问题,史念海先生的结论是正确的,今内蒙古鄂托克旗等地并非是汉与匈奴的两属之地,西汉在元朔二年以后已完全取得了河南地。既然如此,那么作为边郡的西河郡和上郡的西界自然也应“因河为塞”的黄河边,下面

再就此问题作一具体分析。

二、河南地政区调整与西河郡、上郡之西界

如上所考,汉于元朔二年,完全取得了河南地。这样,除了在原秦九原郡地置朔方、五原郡外,^⑦陇西、北地、上郡三郡亦恢复了秦始皇时之规模。如此,就使北地郡的边塞极为漫长,^⑧而且,从朔方郡的狼山到北地郡贺

① 见田广金、郭素新:《近年来内蒙古地区的匈奴考古》,收入《北方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57—258页,原刊《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田广金、郭素新:《北方文化与匈奴文明》之《匈奴考古发现与研究概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15—421页;蒋璐:《中国北方地区汉墓研究》之“中国境内汉代匈奴墓葬”,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第126页。

② 关于西沟畔汉代匈奴墓地的详细情况请参伊克昭盟文物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西沟畔汉代匈奴墓地调查记》,载《内蒙古文物考古》1981年第1期,第15—27页。

③ 林沄:《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载《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第1、2合期,第139页。另见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382页。不过,也有研究者认为,西沟畔M4的年代在东汉初,有可能是归顺东汉迁居到此地的南匈奴贵族墓。参见潘玲:《西沟畔汉代墓地四号墓的年代及文化特征再探讨》,《华夏考古》2004年第2期,第82页;蒋璐:《中国北方地区汉墓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第127页。

④ 关于补洞沟匈奴墓地的详细情况见伊盟文物工作站:《伊克昭盟补洞沟匈奴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81年第1期,第27—34页。

⑤ 林沄:《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第1、2合期,第139页。

⑥ 郭素新:《关于匈奴墓葬的初步研究》,载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编《鄂尔多斯文物考古文集》,1981年,第243页。

⑦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7页。

⑧ 请参本文附图3“秦始皇时之河南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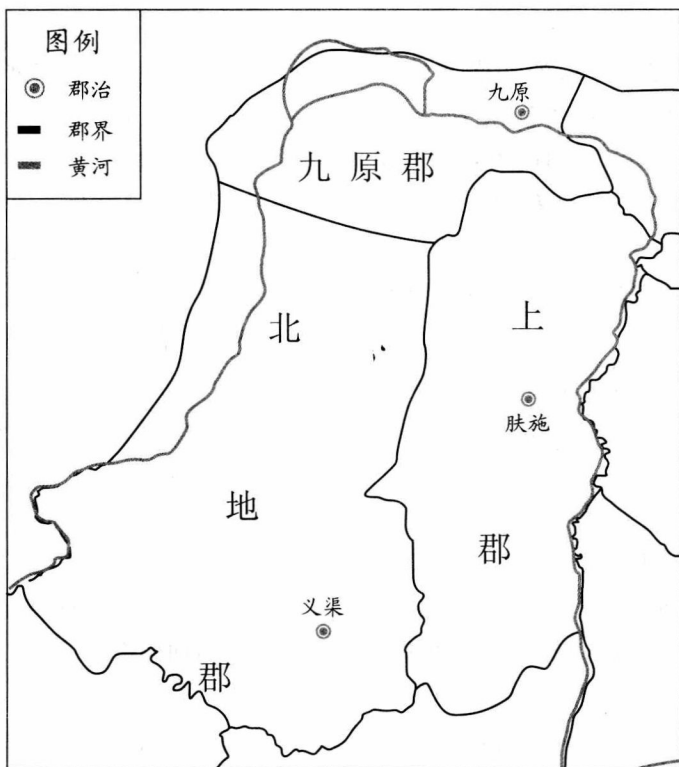


图3 秦始皇时之河南地

兰山之间的一百多公里更是较难防守的空旷地带。为此,汉势必只有把原北地郡、上郡等的郡界进行调整,增置新郡,才能既减轻北地郡的防御压力,又能更好地防御这一屏障京师的要地。按照史籍记载,汉于元朔四年增置了西河郡。^①由于朔方郡和五原郡大体相当于原秦九原郡,而西河郡则主要是通过“分上郡东部及北部诸县所置”,^②那么,新置的西河郡实际上就应由原上郡的东部、北部诸县及原北地郡紧邻朔方郡的北部诸县组成,而调整后的上郡自然就应由原北地郡的部分及原上郡的部分组成。这样,西河郡和上郡的西界自然也就在宁夏至内蒙古段的黄河边。理由是:

首先,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原北地郡的北部地区,即前面考证已为汉取得的河南地

的部分,即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乌海市全部和杭锦旗以南、乌审旗以西,宁夏盐池长城以北、陶乐黄河以东,陕西定边大部、吴旗西部这些地方就无所属。

其次,我们知道,汉代都尉是郡太守下专佐武职者,内地一郡只有一都尉,而边郡武事重要,则多有二或二以上都尉,且大部分是称为东、西、南、北、中部都尉,即所谓的“诸部都尉”。^③根据《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的记载,西河郡有3个都尉;上郡则至少有2个都尉。^④这就证明,不仅新置的西河郡是边郡,而且原为内郡的上郡在郡界调整后也变成了

①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18页。

②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136—137页。

③ 陈梦家:《西汉都尉考》,载《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第131页。

④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17—1618页。

边郡。这就表明,西河郡的增置和上郡的郡界调整都是为了加强新取得的河南地的防御。又因为,西汉已完全取得河南地,而且“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那么在郡界调整以后,正如北地郡和朔方郡的西界在黄河的西岸,夹在北地郡和朔方郡之间的同样也是边郡的西河郡和上郡的西界也就必然在黄河的西岸无疑。实际上,前述西距现今黄河东岸约1公里的新地汉代古城和墓葬遗址就是西河郡和上郡的西界已到黄河边的明证。

根据以上的考证,结合西河郡和上郡的都尉设置,^①人口分别为698 836、606 658,而北地郡则只有2个都尉,人口210 688等这些情况来看,新置的西河郡和调整郡界后的上郡实际上主要承担了原北地郡从狼山到贺兰山之间的边塞防守。也就是说,夹在北地郡和朔方郡之间的西河郡和上郡防范的主要地区应是从朔方郡的狼山到北地郡贺兰山之间的相对来说较难防守的一百多公里空旷地带。

另外,对本文所论之河南地的归属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实际上也可以直接通过《汉书·地理志》的有关记载加以认识并得到进一步证明。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西河郡的“南部都尉治塞外翁龙、埤是”,颜师古注曰“翁龙、埤是,二障名也”;^②上郡的“匈奴都尉治塞外匈奴障”;^③北地郡的“浑怀都尉治塞外浑怀障”。^④这里提到的西河郡、上郡和北地郡的三个都尉治所都在塞外。我们不妨先看看这里的“塞”究竟是指哪道塞。首先,西河郡、上郡和北地郡这三个郡大体都在河南地,而朔方郡以南的河南地的塞除了南边的秦昭襄王长城外,就是西边秦始皇时蒙恬所筑之塞,^⑤元朔二年汉取得河南地后又“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重新

修缮了此塞。如果说这里的塞是指秦昭襄王所筑之长城,那么称为“塞外某地”的就不可能仅仅是翁龙、埤是、匈奴、浑怀这四个障,因为西河郡、上郡的大部分,包括北地郡的部分均在秦昭襄王长城外。另外,如果说是指秦昭襄王所筑之长城,那么按史籍的记载也应该是称为“故塞”才对,^⑥这里称为“塞外”则足以证明恰恰不是秦昭襄王长城。所以,这里的“塞”显然是指河南地西边由秦蒙恬凭借黄河之天堑修筑,后又为汉所修缮利用的塞。明白了这里的“塞”之所在,下面我们以之为基础,再对前面河南地的归属及与之相关的问题作一分析。

首先,因为西河郡的“南部都尉治塞外翁龙、埤是”,而南部都尉属西河郡,那么南部都

① 按《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的记载,西河郡有南部都尉、北部都尉治和西部都尉治;上郡则至少有匈奴都尉和北部都尉。另外,上郡有两个北部都尉治所,即“高望”和“望松”。王先谦在“望松,北部都尉治”下注曰:“一郡二北部,盖为误文”。见王先谦《汉书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676页。王氏的推测固然有道理,但也许还存在这样的可能:因为一郡不大可能有两个北部都尉,那么也有可能其中一个是南部都尉。这样,上郡和西河郡就都有3个都尉,而且都有南部都尉和北部都尉,而从有南、北都尉可知,西河郡和上郡的防范也应是南北线。

②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18页。

③ 同上书,第1617页。

④ 同上书,第1616页。

⑤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戍以充之。”第2886页。

⑥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侯所徙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第2887—2888页。又《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居顷之,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正义》注曰:“五郡谓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并是故塞外,又在北海西南。”第2934页。可见,在史籍中对河南地的秦昭襄王长城是专门称之为“故塞”。

尉的治所塞外翁龙、埤是自然也属西河郡，又因为翁龙、埤是在塞外，也即在宁夏至内蒙古段黄河以西，那么西河郡的西界自然也就到了这段黄河的西面；同理，上郡和北地郡的西界自然也到了此段黄河以西。西河郡、上郡、北地郡的西界都到了黄河以西，这就不仅再次证明，西汉在元朔二年的河南之战后完全取得了河南地，而且也证明，前所考述之河南地政区调整与西河、上郡的西界所至之结论是正确的。

其次，既然这里的“塞”是指“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那么《中国历史地图集》对西河郡、上郡、北地郡的翁龙、埤是、匈归、浑怀这塞外四障的定点似亦应相应调整至宁夏到内蒙古段黄河的西边。^①

复次，既然上述西河、上郡、北地三郡之浑怀等四障在塞外，也说明汉之边塞主要是指防御异族入侵的塞防，而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境线，或者说国界。^②例如，《汉书》卷五《武帝纪》：

遣因杆将军公孙敖筑塞外受降城。……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卢朐，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③

可见，除了上述之塞外四障，汉之塞外城障实际上还有受降城及五原塞外的“列城”。又《汉书》卷五四《李广传附孙陵传》：

李绪本汉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绪降，而单于客遇绪，常坐陵上。^④

可见，甚至还有专门的塞外都尉。因此，这一事例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汉代边塞之性质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是，为什么要把这三个都尉的治所设置在塞外的浑怀等四个障呢？下面再就此问题作一简要分析。

关于障，颜师古认为：“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候城，此即障也。”^⑤

顾胤则认为：“鄯，山中小城。”^⑥我们知道，在河南地的西边，除了黄河，实际上还有贺兰山及其以北的桌子山亦为防范异族入侵的重要屏障。因此，结合颜师古和顾胤对汉代障的解释以及河南地西部本身的地理形势，可以看出，西河郡、上郡、北地郡这三边郡把一些障设置在黄河塞外，显然与其他的“塞外列城”一样，很可能也是出于更好地防御匈奴入侵这一目的。

总之，汉廷在完全取得河南地以后，为了更好地防御这一屏障京师的战略要地，在对原北地郡和上郡的郡界进行调整的基础上，不仅新置了西河郡，而且对原北地郡和上郡的郡界进行了调整。经过这样调整以后，在新取得的河南地，自北向南，实际上就由朔方郡、西河郡、上郡和北地郡组成。^⑦

① 另外，“北地之灵州县，《中国历史地图集》不定点置于河水附近，恐证据不足。《汉志》云灵州惠帝四年置，惠帝时故塞外之河南地尽入匈奴，不可能在河水边置灵州县。”（《西汉政区地理》，第136页）因此，对于灵州县的位置似亦应作调整。

② 史念海先生在《新秦中考》中云：“既然是在塞外，就应是匈奴的领土。”（史念海《新秦中考》，第159页）可见，史先生是把汉代的塞视之为汉与异族匈奴的国界或边界线了。由此可见，对于汉代之边塞的性质仍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③ 《汉书》卷五《武帝纪》，第200—201页。

④ 《汉书》卷五四《李广苏建传》，第2457页。

⑤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01页。

⑥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2916页。

⑦ 史念海先生在《新秦中考》一文中也涉及了元狩二年以后河南地归西汉之后，河南地的郡界调整这一问题。史先生的结论是：“新秦中这个地区涉及汉代的朔方、西河、北地、上郡诸郡。新秦中既然都在汉朝的版图之内，这几个郡之间有的毗连的地方就更会多一点。西河郡的得名既与河南地西侧的黄河有关，增山、虎猛、大成诸县又近于这里的黄河，则西河郡的西界就不应止于今杭锦旗以东，而应西移到这儿的黄河以西。这里的黄河以西，北有朔方郡的麻浑和三封两县，南有北地郡的灵武和廉县两县。西河郡的西界和朔方、北地两郡的西界等齐，也是合乎常理的。赵充国（转下页）”